维伦纽瓦电影里的科幻感和悬疑气氛总是为人称道，他在上影节分享了自己在电影里“制造紧张感”的秘密：“制造紧张感的最重要元素之一，是让银幕里、影像里的东西具有真实感，从而使观众从潜意识的角度能与之建立联系——可以是光，可以是植物，也可以是让这个镜头像梦境一样的东西。只要其中存在真实性，而电影的用光就是一个制造真实感的强有力的工具——你的大脑会接收到你接下来要看到的是真实的，然后你需要引导观众，让他们觉得这里有什么东西是他们看不到的：他们欲望的所在，或者恐惧的所在。通过不在场的事物营造紧张感，这是靠留白制造紧张感的诗意所在——我认为目前为止，表达紧张最佳的音乐永远都是寂静。”

是枝裕和：就好像唱歌一样，我不想用假声

疫情期间的生活：因为小时候就喜欢恐龙，现在有了一点时间就拿着铲子去挖，还真挖出化石来了。

大师班压轴登场的日本导演是枝裕和被电影节官方盖章“不需要前缀”，只因中国观众对他已是十分熟悉。疫情期间，是枝裕和不走寻常路，居然跑去挖化石。他说自己也不知道新冠会对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，带来什么样的新趋势：“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对于发生的事情反应稍微慢一点、需要时间消化的人。2001 年时的日本大地震，直到现在我觉得我还没有完全把这

上图：是枝裕和（左）。

件事情消化掉——包括新冠疫情也是如此，真正产生影响的话还需要一定的时间。”在他看来，“即使没有新冠疫情，日本的电影产业也已经走在了十字路口，这个时候我们整个日本电影行业大家能不能分担这样的危机感，联起手来想对策是非常重要的——让人很遗憾的是，日本电影产业完全没有思考他们的对策。”

2018 年，电影《小偷家族》让是枝裕和获得戛纳金棕榈奖。而他的新作，是在法国拍摄的电影《真相》。推动他与法国电影界合作的，是法国著名导演欧容：“欧容非常推动我要在法国拍电影。他一直跟我说：用非母语的语言拍电影不是最大的问题，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剪辑。我发现其实用非母语的语言拍摄电影的时候，剪辑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瓶颈。”

在法国，是枝裕和感受到了和日本完全不同的电影空气：“电影就像日常生活的延长线。你走在街边，随处都有电影院，大家到电影院看电影也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。如果和日本电影相比，我会觉得在日本拍电影像在做大型活动，一说拍电影就要一起吃，一起住，甚至大家都要剥夺一些睡眠的时间。我觉得在法国拍电影的时候，也是因为这次有凯瑟琳·德纳芙在，她拍电影的时候坚持每天8小时工作制，吃晚饭之前肯定要结束拍摄，大家都会各自回自己的家吃饭。日本的拍摄方式无论对于演员还是工作人员来说负担都是比较重的。但是我们这次在法国拍摄的时候，工作人员里有一位单身母亲，拍完了之后她就可以去幼儿园接孩子，过着自己正常的生活。我们觉得让这样的生活方式变成实现自己工作方式的可能性，这可能就是日本有必要学或者必须要学的东西。在日本我们也希望今后可以接近法国的拍摄方式，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拍摄环境。”

而当被问及最想合作的中国同行时，他却说了海报设计师黄海的名字：“《小偷家族》在中国上映的时候有一张海报是黄海先生制作的。黄海先生也为宫崎峻做过海报，我觉得他的海报做得非常好，有机会我也希望和他合作。”

有人说是枝裕和的电影不像电影，完全是电视剧。他本人也借电影节的机会作了回应：“你要这么说我也没有办法说什么，我只能说这部电影拍出来之后我自己感觉很舒服，还有很多观众特别喜欢这个电影。这就是我自己内心的感觉——就好像唱歌一样，我不想用假声，我想在我自己最真实的声线范围之内非常朴素地反映出来，就是这样的感觉。”

在他看来，作家、音乐家、画家、导演都是一样的，“都是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塑造自己的世界观。通过拍这些作品和自己的内心产生冲突，从而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机会”。